不因腦性麻痺放棄人生　遠赴國外攻讀學位

人物

（專訪\記者高郁萍）

花一般人兩倍的時間來說一句話，他說出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的博士論文。

花一般人兩倍的力氣來走一步路，他走出腦性麻痺患者穩健充實的人生路。

他就是大家口中的「敬凱學長」、「花老師」。

本校教資系（資圖系前身）校友花敬凱博士，出生時因為臍帶繞頸所導致的腦部缺氧，讓敬凱在出生後的二十分鐘裡，到鬼門關外轉了一圈。被搶救回來的他，部分腦功能就此受到了永久性的傷害。「你死過嗎？我死過一次了。」雲淡風輕的口氣裡，是他生命中學會的第一課猁猁懂得珍惜得來不易的生命。

不協調的肢體，是腦性麻痺患者最明顯的外在特徵，也是他們在日常行為中最大的不便。手腳行動的不協調，讓敬凱在啟蒙的小學時代比一般人來得辛苦。但敬凱的父母親對他依舊有著望子成龍的期望，因此，對其先天上需要彌補的地方，要求非常嚴格。花敬凱回憶說，剛開始學寫字的國小一年級，媽媽總會另外準備了第二本作業簿，檢查功課時，如果覺得他字寫的不夠工整，就會要求他把作業重寫一遍。「我國小一年級時，每天寫作業寫到十一、二點。」述說兒時之事卻彷如昨日的神情，顯現出了他對母親所給予其教育的深刻。

父母親的嚴格教育，養成花敬凱高度自我要求的習慣。高中以前的他成績中上，高中後便都保持在全班前三名。八十年考進淡江教資系、八十四年甫大學畢業，便申請到公費前往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進入復健諮商研究所碩士班。八十六年五月學成歸國，進入伊甸基金會與師大特教系累積了兩年多的工作經驗。力學不倦的他，由於深感自己的研究方法須增加經驗，便於八十八年二度前往北科羅拉多大學，攻讀三年拿下特殊教育學博士。「雖然爸爸媽媽給了我不健康的身體，可是他們給了我一個聰明的腦袋。」現在，「花博士」總是這樣與人分享他的慶幸與知足。

學問之於他，有如陽光、空氣、水，是他賴以維生的養分。人生中最精華的時光，他在淡江度過。淡江對身心障礙學生的照顧有加，多年來聲名遠播。藉著學校師長的協助，他吸收一切課內知識。同時，也參加了系學會與炬光社並擔任幹部。他說：「第二專長的培養很重要。」社團讓他學習到與群體的相處，以及增進了他對身心障礙者的了解與互動。「語文能力、組織能力和教學媒體的使用，都是我在大學時代培養起來的。」去年暑假，他選擇回到這個培育他的搖籃裡回饋，在本校盲生資源中心擔任輔導老師。

「我希望自己成為學生的榜樣。」談到對教育工作的理想，他眸光熠熠地說。他希望自己的例子對所有身心障礙學生而言，都能成為一種激勵的榜樣。花老師覺得自己今天有一點點的成功，是由於不斷的自我充實，並且懂得把握機會。「因為我努力，所以有機會。」花老師就是這樣一步一腳印的人。他也曾在公開演講的場合中對身障生喊話：「只要你不放棄自己，沒有人可以放棄你。」那場演說令筆者印象深刻。因為在他才上台以似是從胸腔間用力擠出，卻不甚清晰的說出第二句話後，我看見了台下聽眾的眼淚。

如今，人前的花老師充滿自信、喜悅與活力。這些正向的人格特質，建立在接受自己並喜歡自己的基礎上。彎曲的手指與手臂、無法盡情奔跑的雙腿，都讓他在兒時有被嘲笑與欺負的記憶。他坦言，小時候當然也會沮喪、難過。但是，長大一點之後就會發現，太在意別人的眼光與耳語，其實只是跟自己過不去。「最重要的是我是什麼樣的人，我怎麼看自己。」所以，他說他很喜歡努力、有收穫、有能力的自己。「其實我覺得自己很自戀，也喜歡讓人家了解這樣的自己。」他略帶靦腆的笑言。

他有一群忘年之交，全是他在美國讀研究所時，所交往的台灣留學生，現在多屬「教授級」。這些朋友的年紀比起他來，普遍大了五歲以上，甚至有大了二十幾歲的好友。花老師覺得，真正的好朋友不一定要常見面，而是要有共同的關心與話題。在台灣的朋友，偶爾碰個面談談天。平時的聯繫，便如與國外好友一般，以電子郵件互通信息。著重心靈交流的交友想法，讓他面對腦性麻痺在口語表達上所為他帶來不若常人的清晰與流暢度時，並不限制了他在人際往來上的互動。

「他是一個很有生命力，能為了追求夢想不停往前走的人。」經過半年的相處，盲生資源中心輔導老師洪千惠，這樣形容她認識的花老師。在另一位輔導老師呂筱薇心中，敬凱學長是一指標性的人物。她表示，花老師的努力與成就，所帶給她的影響程度

，不會輸給他對身障學生們的影響力。「很真！」是她對敬凱的直接反射想法。

對於未來，花老師有他重點性的規劃。一是做好目前在盲生資源中心的輔導工作；二是累積研究上的作品，研究重點放在身障大學生的生涯規劃方面；三是今年下半年預計推出一本自傳性的著作。關於「另一半」，他說順其自然。「如果遇到對的人就結婚；如果遇不到，一個人生活也很好啊！」

耐性和包容，是與腦性麻痺患者相處時最基本卻也最關鍵性的態度。花兩倍的時間傾聽、花兩倍的時間陪伴。你會發現他們的成就及你所獲得的喜悅，是無數個「兩倍」。花敬凱用他三十二年的人生，向世界做了最有力的證明！